

15.45

聖朝文庫資料

第二輯



垦利文史资料

第二辑

7646/2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垦利
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八八年八月

垦利县政协文史资料 委员会名单

主 任：慈爱艺

副主任：张荣华

委 员：陈先绪

杨世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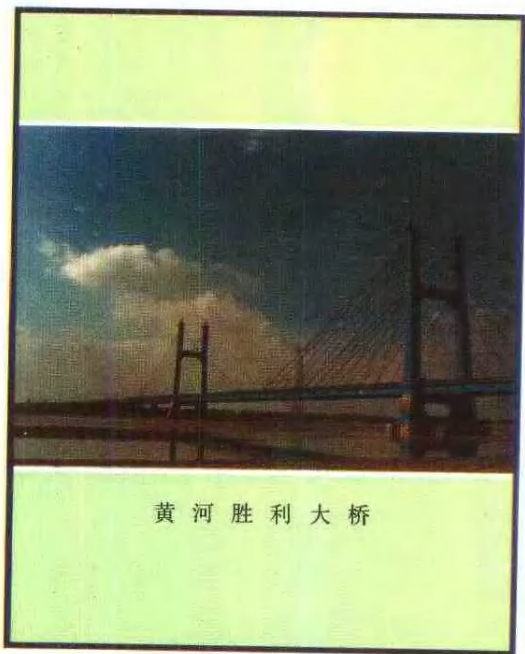
郭少华

本辑编辑人员：

赵汝坤

郝志平

黄 硕（特邀）



黄河胜利大桥

目 录

清河区荣誉军人

教养院的回忆……………王泮文(1)

回忆在北海银行的

战斗岁月……………张瘦梅(19)

渤海实验小学……………林 青(31)

革命老人话当年……………张荣华 赵汝坤(51)

反“扫荡”日记摘抄……………刘岱东(69)

封锁沟内“走马换将”……………党史办(79)

革命烈士录……………民政局史志组(82)

垦区文艺作品拾零……………文化局唐守运(102)

一颗定时炸弹……………公安局史志办(115)

垦利沿海剿匪记……………公安局史志办(129)

回忆永安中西药房

……………曹同山口述 许炳义记录(141)

垦利县农民诊所简介

……卫生局供稿 许炳义整理(148)

中医名人简介

……卫生局供稿 许炳义、朱宪法整理(153)

革命战争时期垦利县工商

管理工作概略……赵继良 李永乐(159)

建国前垦利县供销合作社事业

发展概况……县联社史志办(174)

回忆黄河尾间30年

……**谭致和**供稿 谭西法整理(185)

回忆垦利黄河一号坝

抢险斗争……张荣安(205)

建国前垦利县灭蝗

斗争概述……陈先绪 李登升(214)

烂泥土匪……韩殿钦(222)

黄河胜利大桥简介……李长梅(234)

清河区荣誉军人教养院的回忆

王 泮 文

清河区荣誉军人教养院于1942年2（3）月创办于垦利县的小口子村，到翌年春天结束，先后大约经过了一年的时间。在这一年当中，由于党政军领导的关怀、群众的帮助和大家的共同努力，共接收过150名左右的荣誉军人在这里休养，发扬了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接受任务 确定地点

1941年冬。一天，正刮着凛冽的北风。我们清河区政治部巡视团刚吃过早饭，组织科长王若杰同志派通讯员来叫我，我就跟着通讯员去了。

王科长一见到我，就说：“小王，快来烤

火。”我坐下后，他接着说：“根据毛主席、党中央和山东军区首长的指示，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积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我们清河区决定成立荣誉军人教养院，把那些打鬼子负伤致残的抗日战士集中起来进行教养，以示党中央、毛主席和人民对他们的关怀。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政治任务，是关系到发动群众坚持抗战到底的大事。现在决定让你去教养院当指导员，怎么样啊？”我当即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分配。王科长还告诉我，后勤钱金山政委还要找我具体谈谈这方面的问题，交代下任务。

我从王科长屋里出来，正好钱政委派人来叫我，我们一块去见钱政委，走了几里路才到钱政委的住处。钱政委是个老红军，也是残废。我一进屋，他便热情地招呼我坐下。接着，他就和我谈起了组建荣誉军人教养院的重要意义以及应该注意的问题。并说：“你去当指导

员，和你一起去的有一个医生叫郑希圣，一个司务长叫王保得，还有一个卫生员小田，别的人就没有了。困难不少，你们想办法去克服。我们的意见，教养院就设在黄河岸边的小口子、宋家院、张家屋（圈）一带。那里靠海，偏僻，不怕鬼子“扫荡”。你们先到现场去看看，住在哪个村为好。这里已有十多个残废军人了，各地还陆续往这里送，教养院组建越快越好。”他叫通讯员把郑希圣、王保得找来，我们3人互相认识了下。郑医生年纪较大，约50来岁，王司务长不到30岁，但腿残废。我们商量什么时候到小口子、宋家院一带看看，他俩说：“说去就去，越快越好。”我说：“好，咱下午就去！”

当天下午我们就到了小口子。第二天，我们在小口子、宋家院、张家屋几个村子转了一圈。一致认为，这里很好：向东直到海边，

是一片几十里方圆的荆条洼，就是鬼子来“扫荡”也不怕。因靠黄河，吃水也比较方便。当然困难也很多，这里是新区，群众对八路军还不太了解，生活上吃粗粮，没有菜。我们看到困难，并不怕困难，八路军什么困难都能克服。经过反复察看、商量，最后决定就将教养院建在小口子（不知现在还有没有这个村）。这里就在黄河汉子的南岸，北边有张家屋，南边有家家院，向东几十里是荆荒太洼，没有村庄。

我们回来向领导汇报了情况，领导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并说各区荣誉军人不久就要到来，要我们带上已在边里的十几个荣誉军人，立即去开展工作，抓紧把教养院建立起来。

依靠群众 白手起家

1942年2（3）月，我们4人带领十几名残废军人到了小口子村。首先，立即找当地政府说明来意，提出要求，并深入开展宣

传，征得群众的谅解和支持。就这样，在既无房屋又无设备的条件下准备工作开始了。

准备工作多，条件差，人手又少，十几名荣军多数是残废，困难确实不小，但我们不怕这些。首先我们进行了合理分工：司务长王保得负责筹粮，天天不着家；郑医生和卫生员小田就负责做接收荣军的准备工作；一只手的小朱（朱新民，临淄人）当通讯员，腿残废的小李（李成吉，广饶人）就到伙房去做饭，其他荣军也根据身体情况负责一定的工作；我与几个荣军就天天去割荆条，一连割了十多天，再一捆捆扛回来，晒干，准备搭铺用。我们十几个人分工协作，各司其责，有条不紊，干得非常带劲。一有空就在一起又说又笑，打扑克、下象棋，情绪十分高涨。

我们一面做准备，一面迎接新战友的到来。每来了新同志，就根据他们每人的伤残情

况划班编组，帮助他们搭铺安家。每个班组的伤残人员要做到轻重搭配，以便轻的帮重的，能走的照顾不能走的，整个班组好进行活动。特别提倡伤员之间、班组之间要互相帮助爱护，共同克服困难。大家生活在一起，多数时间是各班领粮做饭，司务长负责组织做菜、煮稀饭等。随着荣军的不断增加，小口子村一度几乎每家都住上了荣军。轻的能走的也帮助房东干些力所能及的活，每个同志还向房东进行抗日宣传。不久，我们和群众的关系就非常密切了，群众把我们当成亲人，帮我们解决了许多困难，为我们做了许多事情，使这所荣军教养院越办越好，发挥了重要作用。

坚持政治教育 增强胜利信心

来教养院休养的残废军人，都是自愿参加八路军打鬼子的，阶级仇民族恨都比较强烈，但是，对抗日的道理并不是每个同志都很明

白。因此，我们始终把加强政治教育放在重要位置。那时上级发有政治教材——抗日读本，讲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侵略中国；日寇侵略中国的罪行；我们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等。因为荣誉军人绝大多数是文盲，有点文化的程度也不高。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按照发的课本每周讲1~2次政治课，然后，再组织班组进行若干次讨论。通过教育，使大家进一步懂得了为什么打鬼子和我们国家地大物博，要坚持抗战到底，就一定能胜利的道理。

教养院有的同志虽然身体残废，通过休养，还可以再拿起枪杆子打鬼子、杀敌人，他们也都要要求回前方去。教养院就有三分之一的同志先后回到了前线。每次有的同志回前方，不管是多是少，大家都热烈欢送，洒泪而别。不能回前方的就积极要求参加地方抗日工作（没有批准去）。不能回前方，也不能到地方

工作，就积极要求参加教养院的政治、文化学习，并努力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文化教员张杰同志腿断了，拄着双拐走路还很困难，可他参加集体劳动一次也不漏。有的同志对他说：

“文化教员，你的腿残废得这样，还给我们上课，教我们唱歌，领我们做游戏，还和我们一起劳动，真是我们的好教员、好榜样。”马秃子的两条腿断了，但每次去菜地劳动，他都和同志们一样坐在地里拔草、间苗，他的行动非常感动人。

团结互助 同舟共济

充分发扬团结互助的革命友爱精神，是办好荣誉军人教养院的重要保证。教养院就是发扬了这种精神才办起来的。要说到困难真是非同一般。在教养院开办的一年时间里，经常有80多人在这里休养（先后回部队的60~70人）。这些人当中，只有我、郑医生和小田不

是残废，其他人都是残废，有的断了两条腿，有的断了一条腿，有的断了两条胳膊，有的断了一条胳膊，有的头部被打伤，有的胸部被打伤，什么样的都有。这样一些人生活在一起，情况如何是可想而知的。按说组织上应该多派些人来照顾他们，可是那时人员很紧张，派不了人来，就只好残废照顾残废了。有的荣军伤残很重，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一天的生活都需要有人照顾。如清中来的王家岗人马成业(因他是秃头，大家都叫他马秃子)，两条腿都被打断，用双拐走路也很困难，大便要人帮助，洗脸、漱口也得要人管。清东来的老孙，叫孙成富，他一条腿残废，伤口好了，还能走路，但疼得厉害。他和马秃子住在一起，他还负责照顾马秃子，打水、打饭他全包了。住在一起的和住在邻近的同志，能帮助的也常来帮助。文化教员张杰同志是清两来的，被鬼子打

断一条腿，直直的不能打弯，拄着双拐走路，自己的生活需要别人照顾，可他还天天坐在那里帮助别人做事，还负责组织教养院的文娱活动。还有几个同志也是必须要有人帮助的，不然，生活就很困难。就是这样，在教养院里，谁也要人帮助，谁也帮助别人。

1942年秋后，日本鬼子动用了好大的兵力对沿海荆条洼进行大规模“扫荡”，我们就是靠了大家的团结互助来战胜敌人的。一接到日本鬼子要对沿海进行“扫荡”的通知，我们就进行了充分的反“扫荡”准备。各班组都根据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划分成反“扫荡”互助组；司务长准备了大批干粮，分给大家带上，同志们互相帮助，向事先看好的荆条洼走去。能走的帮助不能走或走路困难的，能拿能背东西的帮助不能拿不能背东西的，互相鼓舞，互相搀扶，走一阵歇一阵，走了一两天时间才到了

预定的地点。然后，以班为单位分成几个组分
散藏在两三尺深的荆条棵里，再弄些草来加以
伪装，让别人检查一下，确实看不出破绽了，
一个掩体就算搞成了。每个这样的地方藏两三
个人。这里到处是荆林、荒草，严格规定不能
动烟火，也不能高声喧哗和随意走动，以防被
敌人发现。还派了两名同志负责检查隐蔽情况
和侦察外部情况。饿了就啃点干粮，渴了就喝
点带去的水。水喝没了就派人到黄河里去提，
干粮没有了，司务长就带人夜间偷偷回到张家
屋去做。就是这样，还有一两天没吃上东西
呢！

一天，接近中午听到了枪声，大家紧张起
来。不一会儿又看到北边冒起了烟。大家知道
鬼子“扫荡”来了。又过了一会儿，躲避鬼子
“扫荡”的老乡三三两两地从北边跑边来了。
教养院的小傅（现龙）和小姜（茂林）从荆条